漢魏石經考

弁言

道光中葉邑劉先生葉雲倡學京邸為時諸鉅公推服湘鄉曾文正公與之交尤篤故其既沒文正公縷其生平學行著於墓誌及家傳（見文正公文集第二卷）校刻遺著僅其摟得朱子所輯孟子要略一書（版藏劉氏家塾文正公全集亦坿有此一種）所攷校載

於書冊之眉者與其詩古文皆不以刊布又僃病中為日記一編將卒又為遺令初不及其成書有石經攷在也泉子覓得遺集底本經桐城方存之先生編令書札襄城三說日記遺屬為四卷者讀至遺屬之第五條始悉石經攷是其校出為平生極得意事且屬刊刻必須託文正公庶行款體製不至俗陋可以傳世行

遠則此其自信之業矣元吉居與之
同邑且有志於文獻之徵因於其孫
淮誠索出是冊凡上中下三篇爲目一
十有三下篇之闕如者六科遜思脩其
志雖本以行於世適田瓏初不時過予
相與酌榷校補期歸完善瓏初取而自
任綜治精慎且復勤敏一再閱月云藏

乃事轉出以貽姚彦長且即促彦長而
爲之序彦長序之并摘發數事仍繇
朧初手以還予蓋散碎紛糅鉤竄羼
錯非截然次第之既理棄朧初時又攉
齪替使排比付之梓民予以爲來日方長
延至今年三月始編次成冊止尋有朧初
後跋云引書變原文移舊次不知所謂

之隙檢原籍而校其刪節字數点仍
矓初箋坿之例書之且予恐字蹟纖
仄易於譌減用手書以登棃棗篇中
如建甯孔某劉宏邯鄲笁爲昭敬避
甘坐檀易之譽至其行款體製有無
俗陋非予之所能知也文正公不作鄉先
生之澤徒以資於予末小子縱得彦長矓

初并力而謀尚虞不逮況戔戔長遠阻朧初
於今十月而長逝也朧初卒年三十二視茶雲先生尚多一歲予將
撫此冊而滋懼且四顧茫然而茹喟咨歎
之無已時云光緒十有二年丙戌冬十
二月漢陽黃元吉曠生父并書

漢魏石經攷目錄

漢陽劉傳瑩椒雲著

右一十有三目都為上中下三篇序曰漢陽劉先生椒雲既沒之數年湘鄉相國曾文正公序其遺書獨所輯孟子要略若干卷晉圻普闓椒雲之學務為演達無垠堮而基於通徹經道實事求是靡有所臆決卒嬰沈疾爰始屛弃習宋人家法文正時乃篤偁之今傳書適止此詎椒雲意邪今年夏過黃驥生出示此冊書不盈帙斷闕挩誤冏復整繕即亦

椒雲未竟之業矣曠生廣屬同學寫定轉畀
田曨初校治以是為鄉先生之澤也將雕本
以示學者曨初校此書極精審凡所徵綜務
檢閱原籍其一二是正並不改易舊錄而別
為語箋識之下篇闕原文數目都仍前題更
補說以系其後藁就寫本貽晉圻命再覽悉
凡為晉圻所發覆僅至九事如曨初例書之
其他少有酌榷既以語曠生曨初而晉圻則

又有言也石經之說漢為一字魏為三體諒矣其紛繆之故昔人咎始范史竊謂蔚宗所据有華嶠袁崧謝承之舊文必非率妄云爾攷盧植傳始刻石經時植上書求立古學且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欲合尚書章句攷禮記得失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夫曰合曰攷蓋當時今文諸家多作別字不恊古文篆隸相承之體蘭臺所藏書當古文自古文今文自今文當時行貨求改者出於博士弟

子則欲改今文也植意欲合三體攷定邕等書經即
沿其例耳東京古文不列學官讀經皆以隸
字然隸之爲字或從古變或從篆出體質雖
殊而點畫迭代不可虛造今此立碑革時俗
之亂易依篆古以正作務使原流相應雅俗
區別故云爲三體相參檢非如魏石經一碑
中三體具書一字也說蔡邕書者謂割隸二
分取其八分八分之名不純乎隸而衛恒序

篆書亦云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矣曹魏之世遂推此旨直作三體後來華嶠之徒亦各曉漢時是正文字之例並載於書范史因之其或小有竄易而後人直以爲誤則非也至魏石經爲邯鄲竺書隸續之說又可勿力崇矣晉圻致搜神記言火浣布魏文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廟門外及

大學與石經並示來世至景初三年西域獻火浣布於是刊滅此論案刊滅者特論火浣布之文裴松之西征記因目見典論數碑遂謂此言不然非是今將干寶斯言準之景初三年是為正始元年典論夙已刊成矣上距太和明帝下詔之日多及十年下詔即云與石經永示來世則石經託始在先可知也魚豢謂黃初元年後新主乃始掃除大學之灰炭補舊碑之闕壞是刻石經當始黃初竺

時正爲博士耳景初正始閒刋滅典論一碑諸碑或有更置故衛恒据以爲言而所謂轉失笁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正言鐫刻之疎不爲寫官説也㪉水注又本衛恒不足證執矣椒雲生道光中葉時祭酒大師相繼彫落獨欲奮志遠蹠賡續微言既孤行索棲又復困以天厄展轉不竟其緒僅此尺書短言遠詔來哲逮椒雲没後海内迭承喪亂之

餘通材達生闃寥如昔而楚北人士日月以
競然若晉圻者蟄居荒江之濱耳目凡近獨
尠有證發聊因椒雲之書識其疑如此則亦
惟曠生朧初可共覽也光緒十年七月既望
羅田姚晉圻彥長序

石經攷上篇

漢石經

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大學門外（後漢紀同瑩案當時刻石者實易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六經蔡邕張馴傳爲得其實紀特渾言之耳說本翁覃溪）

蔡邕傳邕以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

典見延篤傳注晉圻謹案延篤傳作唐谿典注云唐與堂同也光祿大夫

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見孔融傳議郎張馴見儒林傳

韓說及單颺在方術傳太史令單颺等瑩案百官志光祿大夫比二千石議郎六百石無員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諫議大夫六百石皆屬光祿勳太史令六百石瑩案杭大宗云隸釋論語殘碑末有臣左立孫表名公羊殘碑末有趙䛁劉宏張文蘇陵傅楨等名則立石時正定者不止典等范文略之耳

奏求正定六經瑩案六經之名始於周末莊子以易尚書詩公羊禮樂言之班書謂之六藝藝文志儒林傳自秦焚書而樂經亡初學記漢之言六經者皆沿其名

耳其實止五經故兩漢立博士皆五經石渠白虎觀皆論五經東漢通經之儒多得五經之稱如五經無雙之類核其實也蔡邕等之奏准其名稱六經本紀諸書紀其實故稱五經非有異也五經者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儀禮魯詩也攷之洛陽記伽藍記二記誤以儀禮為禮記萬季野論之詳矣隋志隸釋所載殘碑無不合者明祀謹案此論與前據翁說者似乎相戾昔圻謹案莊子天運篇述孔子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為六經又天下篇言春秋以道名分不得直以公羊當之又藝文志稱自秦焚書而樂經亡故白虎通以易書詩禮春秋為五經不及樂與先秦所說五經不同靈帝紀之稱五經漢人之五經也蔡邕傳之稱六經並論語言之耳亦非準舊名

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

碑瑩案隋志亦云皆蔡邕所書其時相傳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碑後題署具存隨志必不妄言又案隸釋因殘碑有諸臣名遂謂字體非一必非邕一人所辨非也殘碑所列諸名正定文字之臣耳其書經必署邕名也廣川書跋杭大宗皆誤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儒林傳序自太初後質帝年號游學增盛大學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

之風益衰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瑩案長安志蘭臺在未央宮中藏圖籍秘書有御史中丞掌之見百官公卿表未悉東京蘭臺在何所 明祖謹案續志五行志中平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延及蘭臺而范書靈紀僅言南宮大災火則東京蘭臺在南宮已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瑩案明帝永平二年中班固賈逵同校秘書安帝永初四年詔劉珍劉騊駼馬融等是正五經傳記順帝永和元年詔伏無忌黃景等校定中書五經傳記見各紀傳蓋已三次校正矣蘭臺所藏漆書當是其所校定之本熹平四年靈帝乃

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瑩案酈道元作水經注身在洛陽目驗石經其記漢石經不言三體下乃云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味其文義漢石經非三體可知又案隸釋據殘碑以漢石經為隸書其說最確經義攷石經攷異皆從之此以為三體者范蔚宗誤記耳加藍記魏劉芳傳集古錄目皆緣此而誤顧亭林萬季野以為漢魏皆三體亦非後有說詳之又案厲太鴻云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於野井既哭以人為菑何休注云菑周埒垣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尉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案蕃誅於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為熹平四年始立石

經爾時休詁公羊未卒業則辟雍所作側字其為石經隸字無疑　明昶謹案錢竹汀養新錄李野執後漢書儒林傳序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一語欲翻此案謂蔚宗得於目睹必不誣甚矣李野之惑也蔚宗著書在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土何由得石經而睹之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閒則蔚宗未嘗官洛陽晉時胄梁公子宜肯無故而跳身邊徼更無此情理矣是竹汀說亦與椒雲合而摘李野更竅以相參

檢樹之大學門外使天下咸取則焉

張馴傳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

宦者呂強傳汝陽李巡以諸博士試甲乙科

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
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
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定其文字自後五
經定爭者用息
盧植傳時始立大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
乃上書請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攷
禮記得失庶裁定聖典刋正碑文歲餘徵拜
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瑩案彪傳熹平中徵拜議郎注引華

嶠書曰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是當時正定石經賜彪父子皆與也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注言中書以別於外也五經記傳瑩案後漢靈帝紀注引洛陽宮殿名云南宮有東觀　提要云蓋東漢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在是明祀謹案此以說本通典　晉圻謹案章帝時劉復賈逵班固傳毅校書皆在蘭臺和帝永元十三年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藝術之士以充其官自是以後記傳凡言校書乃皆東觀前人連言章和失於分別實從永元始也謝承書曰據儒林傳序注引碑立大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陸機洛陽記據光武本紀及蔡邕傳注引云瑩案機入洛在太康末去光和六年計一百五年去正始元年計四十九年大學在洛陽城故明昶謹案邕傳注引作南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邕傳注引作二丈堂前石經四部瑩案下列五種而此云四部未詳又案以水經注證之則在堂前東側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行悉崩壞萬季野云兩漢立學官者惟儀禮無禮記禮記何以與諸經並列及攷隸釋殘碑有儀禮無禮記乃知洛陽記誤以儀禮

為禮記耳瑩案此說極確隋唐志有一字儀
禮而無禮記亦一證又案隸續儀禮殘碑每
行七十三字計高一丈容七十三字則廣四
尺僅可二十餘行表裏書之每碑可三千餘
字故尚書易公羊共九萬六千餘字須二十
八碑論語一萬六千餘字須三碑儀禮五萬
七千餘字故十五碑若禮記幾十萬字非十
五碑所能容矣此亦一證也又案水經注云
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隸釋公羊論語殘
碑上皆有日磾等名而記但云禮記有之此
則其疏也明祀謹案盧植請刊尚書章句
禮記士衡或習聞其說因緣致誤又未及見
范書也然觀范書植奏竟未行
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
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瑩案記不

及魯詩者當是其碑已不存故遺之其云毀壞者謂斷闕漫漶耳禮記碑崩壞而邕等猶見名是碑固存也魯詩計四萬餘字須十一二碑是漢碑全數當六十碑也全謝山緣此遂謂隋唐志所載一字魯詩為邯鄲竺所補非也又案水經注穀水篇引陸機說大學贊碑在講堂西下弟子贊碑在門外中則魏石經碑機必言之特章懷注祇取證漢碑不及旁引令其記亡不可攷耳萬季野以不記魏碑譏陸機之疏亦非也案謝承范蔚宗之書均謂立在大學門外而此記及水經注加藍記云在講堂前若想是魏黃初五年文帝立大學及晉惠帝立大學起講堂或有更改耳非所記有誤也又萬季野云攷漢獻帝西還之洮至陸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而石經碑毀至二十有九必董卓焚洛陽宮殿時

延及大學所致明昶謹案劉攽兩漢刊誤曰論語二碑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者當云皆毀而已則劉所見本作論語二碑此作三碑依毛本

魚豢魏儒林傳晉圻謹案引見魏志王肅傳注魚書稱儒宗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始掃除大學灰炭補舊石經之闕壞明昶謹案搜神記亦云文帝有立石經事尋魚書意似邯鄲竺且與之矣疑或兩事

楊龍驤洛城圖據儒林傳序注引舊作洛陽記瑩據晉楊佺期本傳校改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都似明昶謹案廣川書跋引闕

似字

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石季龍載記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瑩案晉後史記石經多不分漢魏今亦於漢魏條下兩載之後倣此

魏書太宗紀泰常八年四月帝至洛陽觀石經

高祖紀太和十七年瑩案是年遷都洛陽九月壬申幸大學觀石經

馮熙傳高祖即位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

洛州刺史元吉謹案此下節去六字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明昶謹案存監本作在後同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瑩案是三字石經存者較多故史主此言之其實一字石經此時亦有存者伽藍記又後此七十三四年而云有隸書碑可見也

崔光傳光領國子監祭酒神龜元年夏表曰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漢熹平四年至神龜元年計三百四

十三年魏黃初七年至神龜元年計二百九十二年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搆圖寺道俗諸用多明祖謹案多監本作稍有發掘基壙明祖謹案壙監本作璩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元吉謹案此下節去十六字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闕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脩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慚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

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闕者計料石功並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

魏江式傳延昌三年式上疏云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

大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於時諸方獻邕無出邕者

瑩案採斯喜法為古今雜形語本衛恒又言諸方獻邕無出邕者皆言其平日精六書耳未嘗確指所書石經為三體杭氏攷異誤解又案自書斷誤稱熹平石經為鴻都石經黃伯思董逌皆沿其誤萬季野辨之全謝山又據式此疏謂鴻都固非大學邕以劾鴻都學生被譴而謂石經出於鴻都真為大外其辨尤為明晰明祀謹案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自與大學無涉但書法要錄言時方修飾鴻都門蔡邕待詔門下則書斷雖與范書不合亦非創誤也

水經注明祖謹案此敘水注隸釋引直稱水經非是朱竹垞經義攷亦誤翁覃溪經義攷補正辨之不知始於隸釋漢靈帝光和六年隸釋云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六年也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大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碣明祖謹案後漢書作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筆寫者明祀謹案後漢書作摹寫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瑩案是時中尉在洛驗石經乃不著成敗之數大是

疏略

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經於鄴瑩案伽藍記係武定五年作當係此條後今不載後有說詳之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元年八月詔往者文襄皇帝所運明祀謹案運監本作建蔡邕石經五十二

校萬季野云此並魏石碑數之瑩案季野又曰隋志二月神武遷經此云文襄者蓋武定四年神武有此命時大舉攻玉壁諸務未遷殆文襄追行其事是謂遷經為武定五年神武卒後事其說非也武定五年楊衒之至洛陽已云四年遷鄴矣孝靜紀豈虛語哉又詳隋志下

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孝昭帝紀皇建元年詔文襄所運石經即立

施行列於學館

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從鄴城

石經於洛陽

隋書經籍志後漢鐫刻七經瑩案此誤分公羊經傳為二故為七經辨見後明昶謹案經典釋文敘始稱九經中列論語前人言五經此言七經者並數論語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瑩案下云傳拓之本猶在祕府此云皆邕所書每據拓本署名言之必非妄語相承以為七經正字

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遷於鄴都瑩案遷碑本文襄意然是時神武在上故志歸之神武齊文宣天保詔及伽藍記稱文襄遷經核其實耳非有誤也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瑩案據陸機洛陽記漢碑存者十七枚據水經注魏

碑四十八枚共六十五枚文宣詔言遷鄴石經五十二枚是喪失者十三枚耳烏得云不盈大半志言不足據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顧氏炎武云失載周大象元年徙洛陽一節史之疏也當以劉焯傳為信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什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唐志今字石經易篆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唐志今字石經尚書本五卷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三卷亡唐志今字石經毛詩三卷趙信云毛詩隋已亡安得至唐復出恐魯詩之誤瑩案趙說是也一字石經儀禮九卷唐志今字石經儀禮四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瑩案此即公羊經與公羊傳為一經隋誤為二稱七經全謝山遂謂此邯鄲笠所補非蔡邕書非也有說詳之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唐志今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唐志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又見前蔡邕勸學篇後

劉焯傳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

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焯等攷定（據隋志則其事遂寢）

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廣川書跋引明祖謹案此李綽尚書故實說也李綽書一卷見唐志今存董氏引作趙綽者誤）

張舜民（元祐時人）畫墁錄嘉祐（仁宗）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元吉謹案此節去末數語）

胡宗愈重刻石經遺文跋云隋志有今字石

經七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蔡中郎不能到也然遺經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有能辨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閒未可知也瑩案此說非是辨見前元吉謹案此下節去四十餘字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閒斷不

齊然殘圭石壁亦可寶也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闕文云爾瑩案宗愈從成都知府在哲宗初年宇文紹奕跋曰內翰胡公元吉謹案此下節去二十餘字常歎石經隸畫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元吉謹案此下有節文見魏石經攷並鑱諸石案范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水經注亦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大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大字石

經出於一筆似無可疑
天下碑錄漢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龍
圖家
黃長睿政和時人卒徽宗初年東觀餘論漢石經與今
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毋翕侮成人
保后胥高女永勸憂隸釋無女字女有近則在乃
心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爾惠朕曷祗動
萬民以遷天既付命曰陳其五行嚴恭寅畏

天命自亮以民祇懼懷保小人惠于矜寡毋兄曰今兄作皇明祖謹案原書每句下有自注不獨此也後同則兄自敬德旦以前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世文王之鮮光通殷就大命段氏曰此皆今文尚書論語意與之與孝于惟孝朝聞道夕死可也是曾孔某與曰是是知津矣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置其杖而耘其斯以乎譬諸宮牆貫諸貫之哉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

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之異文若曰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於今論語無盍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前本在洛陽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元吉謹案此下節去九字今張燾龍圖學家瑩案此即天下碑錄所云張奎龍圖家此有誤字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

立郎中臣書上臣下皆闕當是著書者姓名瑩案書上當是蔡邕名左立以下正定諸人之名耳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已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與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瑩案據天下碑錄此亦在張奎龍圖家者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䧑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谿上楨下闕谿上當是堂谿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經各異手書不

必皆蔡邕也以石經屬鴻都沿書斷之誤說見前　元吉謹案此下亦有刪節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小印印之元吉謹案此節尾段方勻泊宅編所紀皆元祐迄政和閒事漢魏石經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

皆殘闕已甚西漢叢話同元吉謹案此甚多刪節

董逌廣川書跋政和中人南渡初尚在元吉謹案此刪節去首段幾三百字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瑩案此即事嘉祐此唐末淪沒之所出又曰洛陽昔得石經尚書元吉謹案此下節去一二字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才十餘字元吉謹案此下節去四十一字天命自亮惠於矜寡乃憲既延以民

祇懼肆高宗享國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元吉謹案此有改易　又曰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並十四篇為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為一碑破闕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有三百五十七元吉謹案此下節去七字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

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
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無流字年
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作而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不可追
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為誰作執車者為誰子
是魯孔某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
多二字耰不輟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
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斿而在蕭牆

之內作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元吉謹案此節去末段
趙明誠金石錄南渡初成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案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

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案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大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瑩有說見前）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予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此說非瑩有辨見前）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

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姓名尚在元吉謹案此節去末段

邵博紹興末年人聞見後錄近年洛陽張氏瑩案當即東觀餘論所稱兩張家發地得石十數枚漢蔡伯喈隸書尚書禮記此亦誤以儀禮為禮記論語俱已壞闕元吉謹案此僅錄首段

隸釋闕明昶謹案隸釋石經殘碑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大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

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為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為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云云此說甚碻水經下脫注字校見前其殘字異同馮柳東辨之最詳茲不備錄

石經攷中篇

魏石經

晉書趙至傳至年十四詣洛遊大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世說注嵇紹序曰先君在大學寫石經　瑩案此書正始石經也亦石經非邯鄲竺書一證　晉圻謹案世說言語篇注作嵇紹趙至敘又本文云寫石經古文是乃如范史摹寫之寫與書石經不同不然一碑三體康何以獨書其古文）

衛恒傳恒作四體書勢序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竺恒祖敬侯（名凱）寫竺尚書（瑩案據此語是

笠於尚書有古文定本正始石經尚書必祖是書此江式所以致誤後以示笠

而笠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笠法

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顧亭林曰據此語則三字石經非邯鄲笠書瑩案恒被害之年陸機方入洛時魏石經當甚完洛陽記中必詳記之今不可攷矣惜哉又案正始石經據隋唐志當止尚書左傳二部後有說詳之

石季龍載記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明祖謹案據此則嵇康於學寫石經正是摹寫耳

魏書太宗紀泰常八年帝至洛陽觀石經

高祖紀太和十七年幸大學觀石經

馮熙傳高祖即位熙為洛州刺史時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詳漢石經攷下

崔光傳神龜元年上表補治石經詳漢石經攷下

江式傳延昌三年式上疏云魏陳留邯鄲竺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

文炳蔚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隸續云案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竺作曹娥碑時竺已弱冠自元嘉元年至正始亦九十餘年謂竺所書非也　瑩案萬季野杭大宗引隸續語皆誤以為通鑑注又案江式是時身在洛陽目驗石經其碑上必有書人姓氏何以妄語想因古文尚書出自邯鄲竺故以意推本言之而不覺其非也又案合衛恒趙至傳及隸續語證之魏石經決非竺書杭大宗以為竺書於黃初而刻石於正始殊為臆決　明昶謹案魏志注黃初初以竺為博士給事中未言卒於何時

水經注明昶謹案此亦穀水注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

三字石經元吉謹案此下節去二百三十五字魏初傳古文出邯鄲竺石經古文轉失竺法此用衛恒說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瑩案言魏數者始此據隋唐志隸續殘碑三體書系尚書左傳二部共有二十一二萬字三體書三倍之則六十六萬餘字以漢碑表裏書每碑容三千餘字計之須二百碑即其字小於漢石經之半亦須百碑此云四十八枚恐是除毀壞不計耳惜不得三體石經拓本一證之廣三十丈當是廣二十丈魏文帝晉圻謹案文帝据魏志當作明帝此仍譌本戴校水經注已改正又列典論六碑

附於其次陸機言大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大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瑩案酈道元目驗而記必無謬誤道元卒於孝昌三年伽藍記作於武定五年後道元二十一年乃云讚學碑在講堂前又以四十八碑爲表裏隸書悉與道元背可知其謬有說詳之

孝靜帝紀武定四年遷漢魏石經於鄴伽藍記當係此條後今不載說詳漢石經攷下

北齊書文宣帝紀詔移置文襄皇帝所運石

經五十二枚於學館

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詳漢石經攷下

隋書經籍志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瑩案朱竹垞云當是三字傳刻者譌三為一耳其論極確董逌沿一字之誤遂謂漢三字魏一字可謂顛倒萬季野牽於一字之說謂漢魏皆三體魏必三體書分其一體幸存而隋志據以為言亦巧於立論而乖於事實者矣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中閒遷徙原委俱詳漢石經攷下茲不複載三字石經尚書九

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瑩案唐志三字石經尚書

五卷瑩案此即一書而分卷有多寡耳三字石經春秋三卷

梁有十二卷瑩案唐志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合集古錄目隸續殘碑證之知

春秋為左傳無疑後有說詳之

劉焯傳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詳漢石經攷下

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

中人士逮今有之詳漢石經攷下

歐陽棐集古錄目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瑩案據隸續此二十九字當作一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瑩案此沿後漢儒林傳序之誤辨見漢石經攷下今其石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摹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瑩案東京左傳不列學官熹平刻經以息博士之爭無緣刻及左傳即此可決三體左傳非蔡邕書而漢石經非三體也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僞也在洛陽蘇氏家瑩案胡宗愈曾重刻於成都隸續所載亦即此本

明祀謹案三長物齋刻本無此而實刻類編載之

宇文紹弈重刻石經跋內翰胡公宗愈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瑩案字數與集古錄目隸續皆合當即此本並鐫諸石石在錦官西樓下詳漢石經攷

隸續闕　明祀謹案隸續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注漢立石經於大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篆隸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為蔡邕書矣又云

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謬錯或不見石刻無以攷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石可為謬論

石經攷下篇

隋志一字石經春秋一卷在漢刻六經說

隋志有一字石經春秋一卷一字石經公羊九卷全氏祖望據孔氏春秋正義云初漢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明祖謹案國風疏亦云當是黃初邯鄲竺補書瑩案經傳雖別行然未有習傳而舍經者蔡邕當日必經傳分書之然止是公羊一經之數隋志分為二全氏曲為解皆誤明祖謹案孔沖遠與修隋書當同一誤未可引以定志全

氏遂謂補書
春秋非是
漢石經以一家為主附載諸家說
東漢五經立學官者易施孟梁邱京四家書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齊魯韓三家禮大小
戴二家公羊嚴顔二家共十四博士熹平因
博士私改漆書爭第高下而正定五經則凡
立在學官各家其經文有異同者必當備列
其書石之法當是專主一家以諸異文互注

隸釋殘碑詩主魯兼載齊韓字公羊主嚴兼載顏氏説論語兼載盍毛包周説可證易四家如箕子荄茲之類明祀謹案趙賓書未立學官恐不能附載當亦兼載惟書三家儀禮二家皆今文不須互注明祀謹案書與儀禮原有今古文而本但石經皆今文故不闌入古文此正漢人家法故隸釋殘碑無互注之跡也晉圻謹案三家詩及公羊無古文

魏石經止尚書春秋左氏傳説

言魏石經者莫詳於衛恒江式酈道元三家而皆不言所刻何經攷隋唐志載三字石經傳拓之本止尚書春秋唐志則云左傳瑩以集古錄目與隸續殘碑證之知隋志所稱春秋為左傳無疑與伽藍記所言三字石經合又隸續殘碑洪氏以為止左傳字者實雜有尚書字孫淵如段懋堂攷出明祖謹案臧玉林已言之而不見有他經字則魏正始止此二部無疑衛恒江式酈道元所以但云三字石經不言五經魏所以止書此二經者

當以其時兩書傳有定本可據故耳瑩案據衛恒書勢則邯鄲竺有尚書古文定本傳世其一證也晉坼謹案魏志王肅傳注引世語曰肅子恂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二學謂古文尚書春秋左傳也然攷石經實始刻於正始前據肅傳恂咸熙中猶受封世語謂其卒時年四十餘則刻經時恂才十餘歲獨能建此二學恐非事實蓋漢立石經在正經文魏立石經在存字體所以一用隸書瑩案漢試博士俱用隸書故刻經不必備三體別有說詳之一備三體一必備列五經一止尚書左傳也明袒謹案治宅編謂漢魏石經相承為七經而別數論語亦魏

止立二經之證

洛陽伽藍記不可據說

案伽藍記序楊衒之以武定五年過洛陽因作記是時石經已於前年遷鄴矣其紀碑數經目俱由記憶書之故與諸說多背今條其不可據者約有四端陸機以太康末入洛作記必在是時已云漢碑僅存十七衒之作記後二百四十餘年乃云蔡邕書碑有十八枚

存其不可據一也酈道元注水經身在洛陽是時石經未遷所記必由目驗所云四十八碑係古文篆隸三體今乃云係隸書其不可據二也酈道元卒於孝昌三年其注水經約略在街之作記之前二十一年已云無大學讚碑今乃云讚學碑在講堂前其不可據三也三字春秋證以隋唐志知為左傳左傳凡十九萬餘字合尚書二萬餘字共二十一萬

餘字三體三倍之約六十六萬字晉圻謹案唐國子石經跋及歐陽文忠所說尚書左傳總二十二萬餘字此不同者彼兼僞古文尚書數之爲魏時所無也故約略少之二十五碑表裏書當每碑容二萬七千字以酈道元所記碑廣長計之每字不過方二分半未免過小其不可據四也惟所云三體係尚書春秋隸書係周易尚書公羊禮記與洛陽記隋唐志隸釋隸續合三字一字碑皆表裏書足補記載之闕而又誤將

三體為蔡邕書蓋由記憶追書故謬誤至此後人安得含陸酈諸人目驗之真而信衒之之誤說哉今於漢魏石經攷下不載而著其說如此學者其不以予為專輒也夫太平御覽碑部引伽藍記石經一段誤作西征記經義攷載之魏石經下孫淵如魏石經攷亦稱之皆誤使戴延之果有是語酈道元注水經屢引戴記何獨於石經一條不引使戴記有誤亦必置辨以是決為御覽之誤附訂於此

一字石經毛詩一字石經鄭氏尚書為魏晉

開刻石說 闕以下六科椒雲原目瓏初輯補

案目在隋唐志中晉書荀崧上疏述武帝時事有云大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云云或即椒雲所據毛鄭於魏晉閒始列學官刻石不得在前崧曰古文不曰三體又非正始石經可知且正始未刻毛詩也又案隋唐志作今字石經毛詩今字

石經鄭氏尚書而菘疏云古文則二經疑出裴頠晉書裴頠傳晉諸公讚唐六典注引並言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是在惠帝時困學紀聞謂石經有七亦數裴頠獨萬季野以為未就非也頠既奏修石經踰九年而遇害雖時四方多故不應一經未就若因金石家無所稱引弗惜其殘佚而輒曰無有豈屬通論附存之以質攷古者

陸釋文不引石經說闕

崇文總目尚書釋文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宋志作諤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明德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則釋文已經改削陸氏原文未必不引石經如易先心一條詩綠竹一條並引石經即刪削未盡者但釋文創始陳後主元年其成書時尚未入隋石經遠在洛陽

無由目睹偶有引用不過得諸拓本正恐難全且時南北異學門户之見元朗豈能自免即其敍錄止稱宋齊舊本不及河北意之從違俱露言表至於用攴代文譏爲兩失雖論音讀而篆隸相承石經已然見五經文字室中之戈固隱寓之矣

唐用石經試士說闕

唐書選舉志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

二歲字林一歲通典通攷並同張參曰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歲登下之通攷亦略同此科專重字體與經學無涉洪容齋所謂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是巳然唐代以後石經本日益殘闕字林三蒼唐六典無石經有國語爾雅三蒼故云竟至散佚說文歸然亦鮮專家又廢書學之害也

西漢無大學辨　闕

藝文志注晉灼曰西京無大學然三輔黃圖曰漢大學在長安西北七里董仲舒策曰大學賢士之關教化之本原也王莽作宰衡時建弟子舍萬區起市郭上林苑中三輔舊事云漢大學中有市有獄又關中記紀聞引謂大學在長安之東石門之西則晉說為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大學興於元朔三年仁

傑案儒林傳詔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太常因請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員是也先是董仲舒對策願興大學以養天下之士共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故武紀以是列之贊語宣帝以是載於議尊號詔文是大學興於武帝時明甚賈誼曰學者所學之官也韓延壽修治學舍注謂庠序之舍文修起學官招學官弟子注謂學之官舍然則儒林傳

所云與舊官及博士官非大學而何下文郡國縣官有好文學者與計偕故文翁傳云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烏有天下皆立學而天子之郡乃反無大學之理元吉謹案宏等議建首善自京師始云云是一明證紀於元朔五年書丞相公孫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案太常議本文為博士下有官字紀脫之耳通鑑知其誤故武紀書曰博士官蓋取儒林文足之也且史載

何武等習歌詩大學下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大學下孰謂西京無大學哉困學紀聞語亦略同而又云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洵有意於誚人矣晉圻謹案王朗傳注朗稱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非有大學其何能容

漢儒釋經及試博士用隸書說闕

魏石經止尚書春秋左氏傳說自注漢試博士俱用隸書故刻經不必備三體別有說詳

之似椒雲書原有此篇或散失耳前漢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今文即隸書說本通攷是釋經用隸之證宣帝徵能正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蓋時通小篆亦難其人矣後漢儒林傳序謂大學生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漆書者先之試士後之今字石經也又案漢試學僮以入體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今史本藝文志說文解字敘段懋堂曰

漢人謂隸書為史書則知漢試學僮雖兼八體而尤重隸書據漢制度光武紀注引非策諸侯王皆不用篆而用隸此隸所由盛

兩漢五經各家立學官攷闕

案博士秦官漢初叔孫通為高祖博士孔襄為惠帝博士未聞分經供職至魯申公韓嬰為文帝博士齊轅固為景帝博士而三家詩始立他經則否賈生通左傳為文帝博士不

稱左氏博士說本王伯厚鼂錯受尚書還爲太子舍門大夫不遂遷博士也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書唯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困學紀聞據後漢翟酺傳文帝始置一經博士章懷注本五經不如伯厚所見本善閻百詩已疑之以爲武帝立五經而班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並詩爲五也可云精當宣帝紀甘露三年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

秋博士儒林傳贊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西漢五經博士略已詳盡又較帝紀多大小戴禮施孟四家其立學官當在甘露前後無必於因時也劉歆移太常博士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述孝宣事與帝紀合不言楊氏易者梁丘即楊氏學惟

施孟立博士無由在宣帝先又不舉禮學斯未為詳晰耳迨元帝世復立京氏易亦見儒林傳贊於是易分四家不言楊何禮分兩家不言后蒼並詩三家春秋兩家尚書三家漢官儀故云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也後漢儒林傳序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是前漢有十五博士矣而班贊竟不及慶漢官儀亦止稱十四人何也儒林傳贊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是則古學

暫興新莽不無微勞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邱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祖顔安樂禮有戴德聖凡十有四博士續漢志亦云後漢儒林傳序詩有毛氏衍又述博士在建武起大學前語無專屬茲因不敢於是除罷古學又廢穀梁衍公羊爲兩家矣若劉歆移太常博士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

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置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則漢初更有傳記博士中閒省罷至後漢而論語復立釋文敘錄云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

石經雜證

王昶金石萃編曰尚書正義曰蔡邕所刻石

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　又正義序云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並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

毛詩正義云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

經典釋文周易繫辭洗心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　詩淇澳綠竹釋文引韓詩作

濤音徒沃切石經同

廣韻四十五厚斗字注說文作手有柄象形

石經作斗以上三科蘭泉以為漢石經

呂氏讀詩記載董氏之說所引石經異如江有汜洍擊鼓其堂鼞愛而不見僾芄蘭之支枝青青子衿裣挑兮達兮挑作叏摻摻女手纖民之譌言僞或與唐石經不同而證之說文引經多合疑亦擬漢石經而言

隸辨采石經尚書惟平聲文模韻於戲二字見孫氏本中孫氏研山齋本歸戶部郎中董元鏡轉贈黃君易即余所見黃氏宋拓本餘所引尚書論語公羊魯詩儀禮共八十餘條皆孫本所無知顧氏所見止此其餘皆從漢隸字源采出也

錢唐黃君易藏宋拓本石經尚書盤庚五行論語為政八行堯曰四行金匱錢君泳貽余重摹雙鉤本漢五經五種尚書洪範七十八

字君奭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二十八字公羊隱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百七十字堯曰三十九字又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餘字泳跋云乾隆五十年七月偶得於舊簏中不詳何人所摹取隸釋攷之皆與符合惟公羊十八字洪所未備爰勒之石云云翁覃溪又合

兩家所臧彙摹其文刻於南昌官舍以上出金石萃編

厲鶚曰左氏正義爲魯夫人石經魯作衣虞作姒此魏經三字之一證石經攷異序

洪頤煊曰唐人以三字石經爲蔡邕書如張參五經文字敘可見又曰凡唐用取士及五經文字汗簡所載皆石經之拓本也見讀書叢錄

閻若璩曰楊升菴有石經攷說多錯余爲刊

正之曰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六經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此所謂一字石經也魏邵陵厲公正始中邯鄲竺書石經亦立於大學此所謂三字石經也尚書疏證

漢陽劉椒雲先生著漢魏石經攷三篇並雜證九科稾存其邑黃曠生曠生議為鋟版來役校補如此不必得椒雲意也 國朝言石經馮柳東攷文字獨詳源流則椒雲較確宜其垂死之日拳拳是書至欲寄曾湘鄉屬之訂正鏤行已見椒雲遺令 謹案魏書劉芳傳曰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大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辨鄭道昭傳表稱漢魏石經卯墟殘毀

藜藿蕪穢游兒牧豎爲之歎息云云出之正史容當補入其五經文字羣經音義汗簡之等載有石經遺字已詳馮書與餘諸家論説蓋無須增累焉又其引書或變原文或移舊次椒雲要別有所謂抑今不可知矣湘鄉爲椒雲墓誌家傳與刻其遺書僅孟子要略輯本而不仞是書明昶昔在漢上頗識劉氏族姓又未嘗見告語焉何哉吾幸遇曠生也時

光緒十年甲申夏六月朔日江夏田明昶曨
初父謹跋